



弹痕 第二部

诡刺 上

纷舞妖姬◎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本故事純屬虛構

弹痕第二部

诡刺 上

纷舞妖姬 著

 武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痕第二部诡刺. 上 / 纷舞妖姬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30-6393-8

I. ①弹… II. ①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0877号

著 者: 纷舞妖姬

责任编辑: 徐建文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吴志硕

产品经理: 吴志硕

特约编辑: 王 叶 李 鑫

版式设计: 刘珍珍

装帧设计: 宋晓亮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545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上负责调换。

目录

001	前言
-----	----

第一卷 漫天飞舞

004	第一章 飞来横尸
007	第二章 男人的尊严
010	第三章 峰回路转
012	第四章 力量角逐
015	第五章 钻石宫殿
017	第六章 兄弟齐心
019	第七章 义结金兰（上）
022	第八章 义结金兰（下）
024	第九章 擦剑
026	第十章 人生的路（上）
028	第十一章 人生的路（下）

第二卷 不动如山

034	第一章 送别（上）
037	第二章 送别（下）
040	第三章 第五类伙食灶
043	第四章 小卒
046	第五章 生存选择（上）
049	第六章 生存选择（中）
052	第七章 生存选择（下）

055	第八章 团队协作（上）
057	第九章 团队协作（中）
059	第十章 团队协作（下）
062	第十一章 野战生存（上）
064	第十二章 野战生存（下）
066	第十三章 步步为营（上）
068	第十四章 步步为营（下）
071	第十五章 丛林的威力
074	第十六章 三国名将
076	第十七章 灵魂之门（上）
079	第十八章 灵魂之门（下）
082	第十九章 天机（上）
084	第二十章 天机（下）
086	第二十一章 宗师
089	第二十二章 让我来！

第三卷 过河小卒

092	第一章 历史的尘埃（上）
094	第二章 历史的尘埃（下）
097	第三章 鼠朋狗友（上）
100	第四章 鼠朋狗友（中）
102	第五章 鼠朋狗友（下）
105	第六章 蚁巢（上）
108	第七章 蚁巢（下）
110	第八章 霸王面（上）
112	第九章 霸王面（下）

115	第十章 深夜访客
117	第十一章 海青舞（上）
120	第十二章 海青舞（中）
122	第十三章 海青舞（下）
124	第十四章 约法三章（上）
128	第十五章 约法三章（中）
130	第十六章 约法三章（下）
132	第十七章 军魂无悔（上）
134	第十八章 军魂无悔（下）
136	第十九章 人间凶器（上）
138	第二十章 人间凶器（下）
140	第二十一章 疲于奔命的小打杂（上）
143	第二十二章 疲于奔命的小打杂（中）
146	第二十三章 疲于奔命的小打杂（下）
150	第二十四章 众矢之的（上）
152	第二十五章 众矢之的（中）
156	第二十六章 众矢之的（下）
159	第二十七章 漩涡
161	第二十八章 侠骨天成
164	第二十九章 碎魂（上）
167	第三十章 碎魂（中）
169	第三十一章 碎魂（下）
174	第三十二章 界线
177	第三十三章 孤独（上）
180	第三十四章 孤独（下）
183	第三十五章 天地神兵（上）

186	第三十六章 天地神兵（下）
190	第三十七章 请和我生死与共（上）
193	第三十八章 请和我生死与共（下）
196	第三十九章 战龙在野（上）
198	第四十章 战龙在野（下）
201	第四十一章 我就是风（上）
203	第四十二章 我就是风（下）
206	第四十三章 斩铁
210	第四十四章 丛林之狐（上）
213	第四十五章 丛林之狐（下）
215	第四十六章 王佐之才（上）
217	第四十七章 王佐之才（中）
220	第四十八章 王佐之才（下）
223	第四十九章 伪装（上）
226	第五十章 伪装（下）
229	第五十一章 尔虞我诈（上）
231	第五十二章 尔虞我诈（下）
235	第五十三章 风雨彩虹（上）
237	第五十四章 风雨彩虹（下）

第四卷 心有多宽，世界就有多广

242	第一章 超级怪胎
244	第二章 主人与客人
249	第三章 鹰扬万里
250	第四章 天地三剑
256	第五章 那一夜的风情（上）

257	第六章 那一夜的风情（下）
261	第七章 非常规特训

第五卷 天狼破军

266	第一章 再见吧，朋友
272	第二章 我就是狂龙！
278	第三章 解剖欲望
287	第四章 光与暗的交集
293	第五章 世界的另一面
297	第六章 “基地”组织
301	第七章 生与死的界限（上）
303	第八章 生与死的界限（中）
309	第九章 生与死的界限（下）
312	第十章 疯天血地（上）
315	第十一章 疯天血地（下）
318	第十二章 苍鹰袭日（上）
320	第十三章 苍鹰袭日（中）
325	第十四章 苍鹰袭日（下）
329	第十五章 血与泪的交融
333	第十六章 印痕
337	第十七章 匆匆，太匆匆
341	第十八章 蛰伏
343	第十九章 女人，我的
350	第二十章 斗士魂
356	第二十一章 不离不弃

前 言

在特种部队，狙击手的代号，一般用“鹰”，擅长丛林狙击的狙击手，叫“绿鹰”；精通山地作战的，叫“山鹰”。

专门负责保护重要目标的职业军人，或者在战场上负责为受伤队友实施急救的队医，代号中一般会有“衫”字，比如驻外维和部队中的“蓝衫”。

而在战场上拥有超强进攻能力，无论投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迅速适应，并单独完成各种作战任务的综合精英，则被称为“刺”。

而风影楼，他的代号是——诡刺！

第一卷
漫天飞舞

第一章 飞来横尸

短短的、小小的楔子！

在精英训练学校，风影楼永远都是最努力、最拼命的一个，但是在每次考核中，他永远是最后一名。面对这样一个学员，就连教官都要摇头轻叹。他们真的不忍心，把这个一脸小心翼翼，眼睛里盛满哀求的孩子送回家。

但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足够觉悟，也缺乏出类拔萃的天分，仅仅是因为害怕被淘汰，害怕看到家人失意的表情，而机械努力挣扎的孩子，又怎么可能在人才济济的精英训练学校生存下去？

偶然，只是一次绝对的偶然……

教官命令他站到校园的一角静思己过，而教官却因为临时接到任务出去了整整两天，当教官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惊呆了。

在校园的角落里，他看到了那个小小的、倔强而委屈的身影，看到了那个因为两天没有吃饭和喝水，几乎已经处于休克边缘，却依然死死地挺立在那里，隐隐扬起一股不动如山的气概的身躯。

就在那个时候，教官终于在这个全校最努力的倒数第一名的学员身上看到了灿烂的闪光点，看到了只可能属于他一个人的风格，只可能属于他一个人的路！

……

一九九三年，一个炎热而普通的夏季，一个看似普通的夜晚。

空调在这个时候，在普通人眼里，还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奢侈品。面对犹如蒸笼般的室内，就算是电风扇转得呼呼作响，人们仍然是热得要命。而电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台，同时在播放着说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腻歪的言情剧。

也就是因为这样，已经晚上十点钟了，整个城市的街头，依然到处是穿着宽松而舒适的

衣服，出来赏夜纳凉的行人。在街角的路灯下，正时不时有人支起棋摊彼此对决，在棋子重重落到木质棋盘上，发出的“啪啪”声中，硬是拍出了两军对决的杀气。

做完家庭作业，四处闲逛，正好走到一家休闲会场旁边的风影楼，身后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风影楼还没有来得及回头，一个头发染得活像金毛犬，单单是一只左耳朵就戴了十二三只小耳环，身无寸缕的男人，就以五体投地的姿态，和地面进行了一次毫无花哨的亲密接触。

追逐倒在地上的男子看起来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手里还拿着根带血的棒球棍。显然这倒地男子是被他一棍子打倒在地上的。

男孩仔细打量着地上躺着的那人，用脚尖微微挑动对方的下巴，直到确定这个年龄不大，体重却已经接近二百斤大关的胖子昏死过去，他才将略带惊诧的目光落到了风影楼的身上。他弯下腰，伸手用绝不温柔的动作，在风影楼的脸蛋上狠狠地拧了一把，轻叹道：“胆子不小嘛，看着一个人血淋淋地倒在自己面前，都不哭不跑。嘿嘿，有点像我。”

风影楼在这个时候当真是欲哭无泪欲语还休。他哪里是胆子大得不哭不跑了，天可怜见，他实在是胆子太小，被吓得全身发凉四肢发硬，虽然看起来一脸和年龄不符的镇定与从容，但是实际上，不要说是拔腿逃跑，他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着风影楼的面，那个长得看起来有点像刘德华、气质却有点像郭富城的大男孩，这时又从路边树丛中摸出一桶至少灌了十二三斤汽油的塑料桶重重地放到地上。他大踏步走到他们身边一个公用电话机前，随手按下了“110”。

“喂，公安局吧？”

那个男孩的声音有一点点沙哑，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平添了几分和他年龄不甚相符的磁性魅力，而他的表情，就好像是在约女朋友一起去喝下午茶，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与惬意：“报案，我杀人了。呵呵，不过也许还没死。”

可是能因为这个男孩的态度实在太轻松，而他的声音即便再有磁性魅力，也无法掩饰一个孩子特有的稚嫩。电话彼端的人，对这种报警电话持有怀疑态度。男孩瞪大了眼睛，叫道：“喂喂喂喂喂，警察阿姨，我真的没有和你开玩笑，被我一棍子打趴下的那家伙，好像还是副市长的宝贝儿子，叫李岳。啊哈，这个名字你有印象，那就太好了，快点出警吧！”

“对了，警察阿姨，有一件事我还要拜托你，”那个男孩一脸的认真，“我今年才十五岁半，还没有成年，请你提前和警察叔叔们打个招呼，千万不要一见出了人命案，又是副市长膝下爱子，就对我五花大绑外加‘苏秦背剑’的，我还是一个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呢，身单力薄发育不全，会被绑坏的。”

站在一边的风影楼必须承认，他早就听呆了、听傻了。他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说过如此另类的报案方式，更没有见过犯了人命案，还能带着如此淡定从容微笑的杀人凶徒。

杀人凶徒！

这四个字就像是一道划破无边暗夜的闪电，震得风影楼眼前金星直冒，理智在拼命提醒他——危险，立刻离这个家伙远一点！

可是风影楼嗅着空气中那浓重得几乎化不开的血腥和汽油味道，全身的力气好像都集中到了那一颗在胸膛里越跳越快的心脏上，双手双脚软得就像是棉花糖，哪里还能跑得动？

刚刚报案，也算是主动投案自首，说不定可以罪减一等。那个男孩放下手中的公用电话，大踏步走到风影楼面前，就那么盘膝坐到了鲜血星星点点飞溅了一片的地上。他上下打量着犹如一根木桩似的杵在那里的风影楼，到了这个时候，他总算是看出了点端倪，脱口道：“喂，小子，吓傻啦？”

看到风影楼老实实在地点头，男孩再次哑然失笑。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良友”香烟，先往自己的嘴里丢了一根，最后他眼珠子一转，又顺手往风影楼的嘴里塞了一根。

“嗒！”

随着打火机一声轻响，蓝色的火苗随之在夜风中不断摇曳。风影楼的眼珠子更是一下子瞪得比鸽子蛋还大。拜托，在他们身边不足一米的位置上，就是半桶没有盖、一点就着、一着就爆的汽油。

在这种情况下，在耳边突然听到一声“用力吸啊”的叮嘱，风影楼不由自主地用力一吸，一股从来没有品尝过的浓烈刺激，猛然直窜口腔，更是马不停蹄地攻入肺叶。面对这种绝对意外的袭击，风影楼的脸色在一瞬间涨得通红。

看着风影楼一副想要咳嗽却咳不出来，眼泪已经被呛了出来，嘴里还咬着一支一口就吸掉了四分之一的香烟，可见肺活量绝对不俗的可怜样，男孩不由得笑了。

迎着男孩的笑脸，就连风影楼这个已经被吓呆了的八岁小男生，都略略一滞。

这个男孩看起来对风影楼有了一点小小的好奇。他斜着一挑眉毛，突然道：“小子，你几岁了？”

不管有多害怕，家庭环境造就了风影楼有问必答的习惯：“八岁。”

“八岁？”男孩瞪起了眼睛，晃着手中那支香烟，道，“八岁你都没抽过烟，按这个比例推算下来，那你岂不是三十岁以后才能和女人上床？”

和女人上床究竟代表了什么，对只有八岁，绝对晚熟不说，家庭教育又绝对严格、绝对死板的风影楼来说，还真是一个过于抽象、过于朦胧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脸却不由自主地红了。

“嘿嘿，知道脸红了，看样子还有补救的机会。”那个男孩满意地点了点头，突然又道，“你没有抽过烟，那喝过酒没有？”

风影楼老实实在地摇头：“没！”

“你还真他妈的是一个五好儿童啊，等一下！”

男孩大踏步走到路边一个用简易材料搭成的小卖部旁，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掏出几张钞票扔给了老板。

然后，男孩伸手直接从柜台上取走了几瓶青岛啤酒，又顺走了两个纸杯。

男孩把一杯还冒着气泡的啤酒送到风影楼面前，直接用命令的语气道：“喝！”

只喝了一口，风影楼就皱起了眉头。他望着就坐在自己身边，仰起脖子三下五除二就将一瓶啤酒喝得干干净净，别说，还真扬起几分男子汉豪气的男孩，小心翼翼地道：“太苦了……不好喝。”

“苦？！”

男孩瞪大了双眼，刚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嘴巴，再一次走到小卖部前面，伸手又从柜台里拿了一瓶高乐氏酸奶，当着风影楼的面，把啤酒和酸奶倒在一起，又伸进去一根散发

着浓重汽油味的手指，一阵乱搅后，把这样一杯成年人看了皱眉头，孩子见了翻白眼的东西，送到风影楼面前，用狼外婆诱哄小红帽的语气道：“喝吧，喝吧，我敢保证，这次肯定可好喝了。为了改变你三十岁以后才能和女人上床这种绝对悲惨的人生命运，你一定要挺住啊！”

别说……

兑了酸奶的啤酒，味道又酸又甜又苦，还真是不错。平时在家里几乎吃不到什么零食，更不要说喝酸奶的风影楼，捧着纸杯简直是一饮而尽。他轻舔着自己的嘴唇，眼巴巴地看着眼前这个男孩手边那只倒出来一半的酸奶瓶。

只是区区一瓶酸奶，他风影楼就被一个杀人凶徒给收买了！

第二章 男人的尊严

男孩用尽全力，将他喝空的第二个啤酒瓶狠狠地抛出去。啤酒瓶落到地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远远观望着他们这两个孩子的人群，随着这一声碎响也扬起了一层不小的波浪。

坐在这个本来应该人流不断，现在却人人对他们如避蛇蝎，俨然已经成为一片真空地带的闹市街头；坐在一全身赤裸，头上的伤口里还在慢慢渗着鲜血的男子旁边，冷眼看着那些既不敢靠近自己，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不想错过这一幕好戏，在远方围成了一个圆弧状的人群，男孩突然放声大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哈哈……真他妈的爽啊！”

在这种情况下，男孩竟然一边用力拍打着身下坚硬的路面，一边昂然背诵诗仙李太白斗酒百篇挥毫写就的不朽篇章。男孩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放肆。在这个男孩身上，那种远超实际年龄的豪迈，那种放浪形骸的洒脱，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铿锵，真的让风影楼看呆了。

一直束缚在父亲的棍棒之下，一直看着老师、同学的脸色做人，一直低头努力想要做一个人人称道的好孩子，可是直到这个时候，风影楼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活出这样的个性，活出这样的张扬。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萧洪飞坐在马路上喝酒，陪伴在我身边的，不是学校里那些一个个看起来冷若冰霜，搞到床上就会变得热情如火的漂亮女同学；不是那些风韵撩人，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天天往酒吧咖啡厅里钻，看起来道貌岸然，说白了就是在等着别人勾引她们，来上场一夜情的职业白领；更不是那个死了老公，上一次床就能免我三个月房租的女房东，而是一个才八岁大、烟酒不沾、胆小如鼠、我不问话就绝不开口的小弟弟。”

说到这里，终于自报家门的萧洪飞，用牙齿咬开一瓶啤酒，先给风影楼手中的纸杯里倒

满，然后举起酒瓶，对着风影楼放声道：“相见就是有缘，来，跟哥哥我一起像个男人似的痛痛快快地干了！”

明明啤酒里没有再掺兑酸奶，明明并不喜欢这种液体里那股苦涩的味道，但是迎着萧洪飞那犹如浸泡在葡萄酒里的黑宝石般烁烁发光的眼睛，一股说不出的冲动却让第一次喝酒的风影楼举起了手里的杯子，学着萧洪飞的样子，将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

“砰！”

萧洪飞又将第三只酒瓶狠狠甩了出去，这一次他故意把啤酒瓶抛向了距离他们最近的人群。看着那些包围自己的行人就好像是被马蜂猛蜇般四处逃避，那么多长得比他高、身体比他壮的男人，却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和自己理论，更没有人敢对他挥舞起拳头，男孩眼睛里放肆到极点的笑意更浓了。

“萧洪飞哥哥……”

平时风影楼真的不敢主动向陌生人提问，尤其是不敢向比自己大的陌生人提问，但是连灌了三杯啤酒下肚，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从心底扬起，暖洋洋的，热乎乎的，连带他的舌头也变得灵活而放肆起来：“你如果真的把这人打死了，要被枪毙的，就一点也不怕吗？”

“怕？”

萧洪飞伸出手，亲昵地轻轻拍着风影楼的脑袋，道：“你太小了，小得根本不可能听懂我的话，但是也许你以后会明白……我继续活着都不怕了，还会怕什么扯淡的枪毙？”

说到这里，萧洪飞再次放声大笑。

风影楼的确听不懂，但是他呆呆地望着萧洪飞。也许两个人坐得实在太近，也许只是一次彼此间心灵的偶然相会，他竟然在萧洪飞的眼睛里，读懂了那缕一闪而逝的浓浓悲伤。

风影楼指着身边被萧洪飞打倒的那男人，待的时间久了，他似乎也不那么怕了，问：“那你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打他？”

“因为……”

萧洪飞真的打算随意用诸如“因为他该死”之类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声音却突然打住了。他打了这个男人，但是同时也必然要考虑后果，更要承受一位副市长发狠式的报复。这样两败俱伤的结局，又怎么能只用区区一句“因为他该死”就作了最后的总结？

再次点上一根烟，萧洪飞的思绪，似乎也随着那袅袅升起的淡蓝色烟雾而飞扬起来。他的眼神迷离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听我妈说，我还没有出生，他就死了。我妈的身体很不好，老吐血，在我十二岁那年，她终于也走了。我成了一个无父无母、没有亲戚也没有家人的孤儿。还好，我长得不错，挺有女人缘的，也比较早熟，和班上一个女同学的老妈上了一次床，虽然第一次笨手笨脚的，什么都不懂，但是仍然从她那里拿到了两千块钱。”

说到这里，萧洪飞的右手从自己的额头上掠过，扫开几缕头发，但是在他身边的风影楼清楚地看到，这个大男孩就是用这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轻轻摘走了眼角正在不断聚集的一颗眼泪。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道：“从我拿到那笔钱开始，我就明白，我这一辈子注定当不了一个好人了。嘿嘿，一个十二岁就学会吃软饭的家伙，将来会是什么好玩意儿？从此我大杀四方，半玩半赚钱。我曾经脱光衣服钻进一个箱子里，让人把我当成生日礼物，

送给一位千金小姐，当天晚上我就为她开了苞。我也曾经当过富婆的半固定情人，甚至还有一个女人和我约定，等我十八岁后，我会不用任何避孕措施地和她做爱，因为她丈夫是性无能。她想要一个像我一样眉清目秀的孩子，她会支付给我天价的报酬，而代价就是我必须远离那个孩子，永远不能让他或她，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虽然只是听得一知半解，但是风影楼早已经听呆了。嘴唇嚅动了半晌，风影楼才终于磕磕巴巴地说出了一句话：“你有困难，可以找警察叔叔啊。”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就连萧洪飞都呆了一呆。他转过头，仔细看着风影楼认真的表情，过了好半晌，他才突然放声大笑。他看起来笑得是那样开怀，又是那样欢畅，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好一个有困难找警察，真是他妈的当浮一大白，当干一大杯！来，就为了小兄弟你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八十年代落没，九十年代扯淡的一句童谣，咱哥儿俩再干他一杯。”

“啪！”

纸杯和啤酒瓶，再次碰到了一起，把酒瓶里的汁液一饮而尽后，萧洪飞把玩着手里的非致命投掷性武器，道：“别看只有三年多时间，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换过多少个床伴，为了钱又多少次和女人发生关系。可是有一个女人，我明明很喜欢，甚至早在一年前，就当着她的面发誓将来要娶她当老婆，我却一直没有碰过她。”

“可是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还说，你才十五岁半，一年前你才十四岁半……”风影楼小心翼翼地道，“我听老师说过，好像不到十八岁，是不能结婚的，就算到了十八岁，也是早婚……”

眼前这个小萝卜头，就是有逗他不停地发笑的本事！

萧洪飞道：“有些人到了三十岁，其实还是什么也不懂的小屁孩一个；像我这种四处挣扎着混饭吃，早就见惯人间百态，尝尽酸甜苦辣的人，就算只有十四岁也清楚得很；像雪儿那样的女孩，虽然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天残疾，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轮椅，但是只有她是真的关心我，没有一点虚伪，没有掺杂一点势利地关心。我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再找到比她更真、更纯，对我更好的老婆了。我萧洪飞绝不当那种非要错过，才知道回头的笨蛋，更不是认为隔岸景色才最好的蠢材！”

“从我发誓要娶雪儿那一天开始，我虽然还要靠女人混饭吃，但是每次赚的钱，我都会把一半交到雪儿手里，让她代我存起来。我甚至已经想好了，等我十八岁的时候，雪儿就二十三岁了，我会远离身边的脂粉，和雪儿一起开上一间花店。店真的不用很大，赚的钱也不需要很多，够养活雪儿，还有我们的孩子就够了。如果当天的花没有卖完，我会把它们收集起来，把其中最漂亮的，送给我心目中最美丽、最可爱，纵然是嫁给我当老婆，也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女神雪儿。我简直不敢想象，当她接过我手里的花时，会露出何等的笑容，因为……幸福的感觉会把我融化了。”

没错，只是静静地叙述，在萧洪飞的眼睛里扬起的，分明就是游离在最甜美的梦中，那不能自拔的迷醉。

可是风影楼的身体却轻轻颤抖起来。真的，他真的能想明白，一个幸福的人，不会坐在这里。没有梦碎、心碎、情碎，这个只有十五岁半的大男孩，又怎么可能暴起杀人，他又怎么可能舍得去杀人？！